



坊间纪事

## 远去的钟声

李绍增

人民公社时期,农村每个生产队几乎都有一口大钟,用以组织集体生产和生活。

我家门前有一块空场子,小队的钟就挂在场子中央。那时,我们大队有百十户人家,分为4个生产小队。一个队敲钟,全村人都能听见,时常给人们的生产、生活带来不便,队长们还真是有才,凑在一起对钟声进行编码:一队的急促,二队的缓慢,三队的一长一短,四队的两短一长。每到上坡时间,4口大钟同时响起,有的疾如奔马,有的缓似溪水,音符短长有致,就像指挥大师李德伦麾下乐队演奏的交响乐,还真有些好听!说实话,一开始对着“当当”的响声还是很反感的。农村的孩子晚上贪玩睡得晚,刚到凌晨,那“疾如奔马”突然响起,搅动了好梦,骂娘的心都有。但随着渐渐长大,亲眼看到乡亲们一起从钟下出发,上河工,送公粮,植树造林,春种秋收……慢慢地习惯了钟声,更因为其其间发生了一件与自己相关的事情,竟对钟声产生了特殊的感情。

上世纪70年代前期,上高中须贫下中农推荐。我因家里成分不好被排除在外,初中毕业后便回乡种地。晚上闲得慌,就把自己认为有趣的事情写成稿件,投给县、公社广播站,有时也会被采用。一位老者说,这口钟过去在我们大队敲了几十年了。我们从这里出发,大干虎头山,三战狼窝掌,整治清河水,修梯田,种果树……如今分田到户了,它没用了。不能忘了啊,没有过去的钟声能有今天虎头山上树木绿,狼窝掌里瓜果香吗?

2011年,在山西大寨的村口,我看见一口大钟,仔细一看,它的形状,个头竟然和我老家的那口钟差不多。寒风中,它像个经过风霜的老人,无奈中透视着自信,失落中流露出坚毅。放下行李,我独自一人又来到大钟下,想和它说会话。墙外的南瓜,是一个机灵鬼,早早地爬到树梢上,此时此刻,一个又一个南瓜,从树梢垂下,和玉米比傲气;冬瓜,天生憨态笨拙,在院墙外睡大觉。

墙角石榴树上的,红透脸庞的石榴咧开嘴,露出玛瑙般的牙齿,在微笑。紫红的葡萄,从枝条和叶子的缝隙中探出晶莹剔透的模样,令人垂涎三尺。牵牛花,在清晨就吹奏青春圆舞曲,鸽子也在一旁的树杈上伴奏。

院墙的拐角处,曾经很结实的蜘蛛网,现在也变得不堪一击,只有那些青花大价钱的,用上好材料的蜘蛛网才得以幸存。现在,落月在空中划着美丽的弧度,最后回到了大地母亲的怀抱。一片色泽红润,沾有露珠的杨树叶子刚好掉在了旁的一蜘蛛网上。阳光的偶尔宠幸,使叶子发出耀眼的光芒,这样的光芒使我又一次思绪飞扬。

雾气朦胧的清晨,仿佛睡美人眼睛还没有睁开,可是耳朵却在细心地听着周边的变化。雾气越来越浓,水滴重重地拍打在金黄的叶子上,一滴水马上就要落下了。如果真的落下,那就意味着,下面的叶子要承受两滴水的重量,叶子一般是无法承担这样的重量的,多数会被折断。

秋天的田野,是田鼠的地盘。它在空旷的田野里搜寻过冬的粮食,它想方设法接近玉米穗,从里头挑挑选选的饱餐一顿,我曾经在不远处,仔细地观察过这样一个场景:开头是狼吞虎咽地乱啃一气,把啃过一半的玉米芯扔掉。后来,它就越来越挑三拣四,拿它的吃食耍着玩儿,仅仅是浅尝一下玉米粒的滋味,地上满是它弄掉的玉米粒,它露出一副茫然不知所措的滑稽可笑的表情,低着头看着那地上的玉米穗,好像怀疑那掉下来的玉米穗是不是也有生命,它拿不定主意,该不该把它再捡起来,或者另吊一个新的,或者

透爽爽的,祛燥热,解痒痒。连喝带敷一星期,湿疹皮癣消去了那种暗红,不久就结痂褪皮了,治过几回,竟然不再复发了。后来知道,薄荷是常用的中草药,全草药,属辛凉性发汗解热药,可治流行性感、目赤、身热、咽喉、牙床肿痛等症,外用可治神经痛,皮肤瘙痒、皮疹和湿疹,还具防腐杀菌、利尿、化痰、健胃和助消化等功效。

小小一片薄荷,在燥热难耐的季节,给我们带来一缕清凉一片馨香;抑或给我们祛除沉疴痼疾,还我们一身轻爽,就像薄荷香里的母爱,常常不经意间被我们忽略或者忘却……

秋天色下的山野是那么祥和醇美!秋色在大地上上劳作,又像在春天里闪着金光。是啊,每一片秋叶,每一根虬枝,每一粒玉米,每一粒圆石,每一张蛛网在午后闪着光芒。犹如春天的清晨缀满露珠一样。每划一下浆或每一只小虫的飞舞和蠕动,都能闪出一道光辉,而每一个声响,又荡起何等美妙甜美的山水清音。

这是何等美妙的山野秋韵呢?我是难以给出准确答案的!

# 源头活水何处来

敬主一的求仁为急”启示下,把“敬”当作了存养的根本功夫。“源头活水”是指“敬”,是喻指他对“敬”的豁然领悟。

笔者反复揣摩钱穆《朱子学提纲》、束景南《朱子大传》、高令华《朱子事迹考》和朱熹《四书集注》《近思录》等,认为诗作时间以淳熙三年说最为合宜。“源头活水”则为直追孔孟、直探五经原点。这样一种结论,更合于诗作的微言大义。

朱熹思想发展经历过一个复杂过程。他曾经就迷于禅宗十余年时间,经过同安县主簿三年历练,对社会现实有了切实认知,三十一岁时正式拜李侗为师,逐步实现由禅入儒的思想转变。

隆兴二年(1164年),展开佛儒论战,写出《杂学辨》,对盛行一时的宗果——无垢禅学进行全面清算。

淳熙三年(1176年)四月,与浙学领袖吕祖谦作寒泉之会,从周敦颐、程颢、程颐、张载的十四种书中集出六百二十二条,分为十四类,编成《近思录》一书,借“四子”语言,架构起自己的理学体系。

同年,参加鹅湖之会,与陆九渊心学派激烈交锋,看透心学的禅学本质。陆九渊则写诗相讥,“支离事业竟浮沉”,使他深受触动,开始反躬自省解经立说“屋下架屋”的“支离”之病。

淳熙三年春,与吕祖谦作三衢之会,开始对五经正本清源,纠《诗》解之错误,《书》解之不通,《易》解之缺失,《礼》书之驳杂,以及以《春秋》为代表的史书之偏离大道。

这时的朱熹,正处于从思想的困惑期,到灵感的爆发期,理学体系的升华期,进入思想文化巨人殿堂的大门正朝他徐徐开启。

四月六日,朱熹与吕祖谦告别,在赶往婺源的路途中,反复研读《近思录》,脑海里翻腾着对自己生平学问的反思。

四月二十一日到达婺源,即致信吕祖谦,“悟向来涵养功夫全少,而讲说又多,强探必取,寻流逐末之弊,推类以求,众病非一,而其源皆在此,恍然自失,似有顿进之功。若保持不懈,庶有望于将来”。

这时的朱熹,仿佛一个大雾迷蒙中的行人,蓦然间云开日出,前路豁然开朗,蓦然间领悟到舍我其谁的使命担当,领悟到此生下功夫的方向、方法。这就是,传承孔孟道统,将孔孟儒家主体文化发扬光大;这就是,抛开前人的拐杖,直探圣经本原,不能再从他人语中求孔孟,而要孔孟自己语中求孔孟,这才接通了中华文化奔腾不息的源头活水,这样的弘道事业才具有不朽的价值!

朱熹脚踏着故乡的土地,以昂扬的热情向乡人,学子讲经论学。这日游朱塘,山深水静,荷华其间,慨然曰:“是吾梦游所也,此谁之土?”弟子滕璜相告,这里叫朱朱堂,“先业也,先家在此。”朱熹高兴地说:“是宜为亭,以领山水。予取幅纸,吾为著书,以告同志者共成之。”但因“四顾无楮笔,则已。”回到县衙,县令张汉清朱熹为藏书阁作记。朱熹参观书阁,翻阅典籍,朱绶堂的情景又浮现眼前,他挥笔写下《半亩方塘 观书有感》,把他此时此刻的心境情绪,“道同学”感悟作为最为恰切而生动的概括。

从此,朱熹进入了对自己学术思想的全面总结清理时期。在淳熙四年(1177年),完成了《四书集注》体系的建立。随后,逐步转向五经学,在《诗》《书》《易》《礼》《春秋》的研究方面独树一帜。在治学方法上,致力恢复儒经原貌,经、传相分,就经解经,由博返约。观其一学生学术研究轨迹,这一转折异常清晰。

《四书集注》体系的建立,是其学术思想的一次厚积薄发。朱熹在三十四岁时,

越狠而变得越顺从了。

陀螺和风筝一样,都是很容易失去家乡的。这两者有诸多相似之处。如果风筝的旅途是天空,那么陀螺的行程便是大地。如果风筝惦记的是一条细细的线,那么陀螺牵挂的便是一根长长的鞭子……如果风筝的归宿是在大风中被撕碎散落四方,那么陀螺又岂能顺着早年留下的淡淡印痕找回出发的原点?

记得有次站在某个城市的天桥上,看着人行道里,忽然觉得,行人们是如此匆忙与孤独,脑海里便出现了一个画面:他们在早晨旋转着走出家门,坐在公交车上的时候,静静地保持着体力,迈向城市中心地带的时候,又不禁加快脚步,他们的肩膀偶尔会产生一次碰撞,但顾不上有什么语言或肢体上的交流,便又匆匆旋向各自的目的地……这个画面让我有些惆怅,也有些想要微笑,生活无非是这样,很多时间并不用借用任何外力,你都要努力地加入人潮当中。

有没有漫画家愿意以陀螺为原型,创作出一系列表现都市人生活的漫画作品?要是有的话,那该是多么形象:它有着重重的脑壳,肥硕的身体,但全部的重量,都由一只细而尖脚支撑,它全部的责任与理想,就是保持身体的平衡,不要跌倒,因为只要跌倒一次,就有可能没法再站起来了。在这组假想中的漫画作品里,也会有骄傲的,谦和的,亮闪闪的,灰头土脸的,从容淡定的,鱼头烂额的各种形象吧。

民谣歌手晓利在2006年的时候,为那些旋转着的、舞蹈着的、匍匐行进着的陀螺们写了一首主题曲,歌的名字就叫《陀螺》,“在田野上转,在清风里转,在飘着香的鲜花上转。在沉默里转,在孤独里转,在结冰的冰湖面上转。在欢笑里转,在泪水里转在燃烧着的生命里转……”每当我写到往事时,脑海里总会浮现这首歌曲的旋律,这旋律并不悲伤,反而有些淡淡的温暖与美好。这是时间的缘故,原先的那些尖锐、疼痛、寒冷、挣扎,很神奇地消失了。一枚陀螺的勇气,源自它所经历的疼痛。同样,它的释然,也来自对过往深切的理解和深情的拥抱。

世间每一枚小小的陀螺,都还在倔强地转,都还在怀抱希望幸福地转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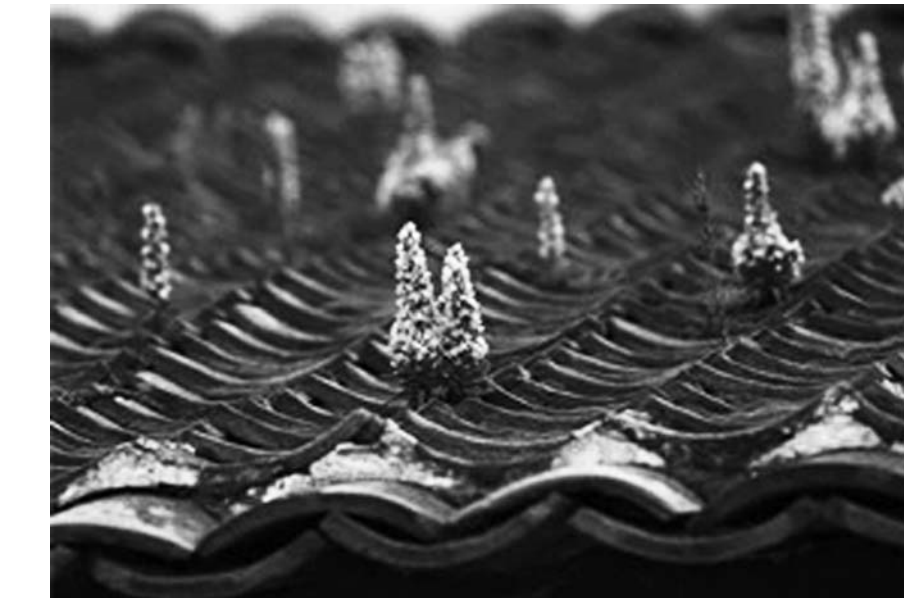
我发现,狸猫喜欢在秋天,在午后没人的时候在屋头上嫁女。

所有的瓦松都在尾巴上戴花。看,瓦松在摇它的尾巴尾。白色的、粉色的尾巴,蓬松的绒毛在黑屋顶上一闪、又一闪。很多很多的野蜜蜂,呜呜啊啊

很舒服的感觉。

母亲是乡间美食家,她用薄荷能做出许多独特的吃食来。母亲掐了绿薄荷的茎叶,榨了汁儿,除了做薄荷凉粉外,她还会做薄荷豆腐、薄荷糕、薄荷粉皮,那种晶莹剔透的绿看着都很舒服,吃起来清爽怡神,疏风散热,甭提多美气了。

有时,我们在村旁的小河里摸来了不少鱼儿,母亲还给我们做薄荷杂鱼汤,她到菜园子的角落寻来一把鲜嫩的薄荷,出锅之前撤进去除腥提鲜,那白亮亮的汤汁,经过了碧绿的薄荷叶映衬,色加醒目,及至入口鲜香之中透出薄荷的清香与微凉,特别爽口生津。



时尚辞典

## 狸猫嫁女

美空

瓦松是和猫一样的动物,动不动就爬上屋头,它喜欢干净的天罩在屋头上。有时候,一只麻雀“吱”的一声直直飞上天去,它就昂着头一动不动看呢。有时候它站在屋脊上晒太阳,晒得眼睛都眯缝住了。一群傻蜜蜂还在耳边哄哄闹。

其实我想很可能,它就是狸猫的女儿。

白天它们装成草,灰不溜秋站在瓦缝里。晚上在屋顶疯跑,踩得瓦片啪啪响。有的时候我们在睡梦中被屋上“唔……”的一声惊醒,然后瓦片就“啪”的一声掉了。所以每年,家家都要上屋检查漏,捡漏的时候会有一些瓦松不走时被捉住,直接从屋头上丢下来。

我发现,狸猫喜欢在秋天,在午后没人的时候在屋头上嫁女。

所有的瓦松都在尾巴上戴花。看,瓦松在摇它的尾巴尾。白色的、粉色的尾巴,蓬松的绒毛在黑屋顶上一闪、又一闪。很多很多的野蜜蜂,呜呜啊啊

刘琪瑞

入了秋,还是难捱的桑拿天气,这黏燥的湿热让人昏昏沉沉,病恹恹的,没有精气神儿,更没有多少胃口。母亲让三弟捎来了两块她做的薄荷凉粉,打开来看,碧绿绿,晶莹剔透,有股子薄荷淡淡的清香,不由食欲大振,大块朵颐起来,那清爽那微凉自喉间袅袅升起,仿佛故乡十里荷塘送来的缕缕清风,丝丝荷韵。

不由想起乡间的野薄荷来。薄荷是一年生草本植物,又叫“银丹草”,有青茎儿的红茎儿的,印象中紫色薄荷味儿要比绿色薄荷浓郁,叶子都是毛茸茸的,摸起来有种

很舒服的感觉。

母亲是乡间美食家,她用薄荷能做出许多独特的吃食来。母亲掐了绿薄荷的茎叶,榨了汁儿,除了做薄荷凉粉外,她还会做薄荷豆腐、薄荷糕、薄荷粉皮,那种晶莹剔透的绿看着都很舒服,吃起来清爽怡神,疏风散热,甭提多美气了。

有时,我们在村旁的小河里摸来了不少鱼儿,母亲还给我们做薄荷杂鱼汤,她到菜园子的角落寻来一把鲜嫩的薄荷,出锅之前撤进去除腥提鲜,那白亮亮的汤汁,经过了碧绿的薄荷叶映衬,色加醒目,及至入口鲜香之中透出薄荷的清香与微凉,特别爽口生津。

我发现,狸猫喜欢在秋天,在午后没人的时候在屋头上嫁女。

所有的瓦松都在尾巴上戴花。看,瓦松在摇它的尾巴尾。白色的、粉色的尾巴,蓬松的绒毛在黑屋顶上一闪、又一闪。很多很多的野蜜蜂,呜呜啊啊

很舒服的感觉。

母亲是乡间美食家,她用薄荷能做出许多独特的吃食来。母亲掐了绿薄荷的茎叶,榨了汁儿,除了做薄荷凉粉外,她还会做薄荷豆腐、薄荷糕、薄荷粉皮,那种晶莹剔透的绿看着都很舒服,吃起来清爽怡神,疏风散热,甭提多美气了。

有时,我们在村旁的小河里摸来了不少鱼儿,母亲还给我们做薄荷杂鱼汤,她到菜园子的角落寻来一把鲜嫩的薄荷,出锅之前撤进去除腥提鲜,那白亮亮的汤汁,经过了碧绿的薄荷叶映衬,色加醒目,及至入口鲜香之中透出薄荷的清香与微凉,特别爽口生津。

我发现,狸猫喜欢在秋天,在午后没人的时候在屋头上嫁女。

所有的瓦松都在尾巴上戴花。看,瓦松在摇它的尾巴尾。白色的、粉色的尾巴,蓬松的绒毛在黑屋顶上一闪、又一闪。很多很多的野蜜蜂,呜呜啊啊

很舒服的感觉。

母亲是乡间美食家,她用薄荷能做出许多独特的吃食来。母亲掐了绿薄荷的茎叶,榨了汁儿,除了做薄荷凉粉外,她还会做薄荷豆腐、薄荷糕、薄荷粉皮,那种晶莹剔透的绿看着都很舒服,吃起来清爽怡神,疏风散热,甭提多美气了。

有时,我们在村旁的小河里摸来了不少鱼儿,母亲还给我们做薄荷杂鱼汤,她到菜园子的角落寻来一把鲜嫩的薄荷,出锅之前撤进去除腥提鲜,那白亮亮的汤汁,经过了碧绿的薄荷叶映衬,色加醒目,及至入口鲜香之中透出薄荷的清香与微凉,特别爽口生津。

我发现,狸猫喜欢在秋天,在午后没人的时候在屋头上嫁女。

所有的瓦松都在尾巴上戴花。看,瓦松在摇它的尾巴尾。白色的、粉色的尾巴,蓬松的绒毛在黑屋顶上一闪、又一闪。很多很多的野蜜蜂,呜呜啊啊

很舒服的感觉。

母亲是乡间美食家,她用薄荷能做出许多独特的吃食来。母亲掐了绿薄荷的茎叶,榨了汁儿,除了做薄荷凉粉外,她还会做薄荷豆腐、薄荷糕、薄荷粉皮,那种晶莹剔透的绿看着都很舒服,吃起来清爽怡神,疏风散热,甭提多美气了。

有时,我们在村旁的小河里摸来了不少鱼儿,母亲还给我们做薄荷杂鱼汤,她到菜园子的角落寻来一把鲜嫩的薄荷,出锅之前撤进去除腥提鲜,那白亮亮的汤汁,经过了碧绿的薄荷叶映衬,色加醒目,及至入口鲜香之中透出薄荷的清香与微凉,特别爽口生津。

我发现,狸猫喜欢在秋天,在午后没人的时候在屋头上嫁女。

所有的瓦松都在尾巴上戴花。看,瓦松在摇它的尾巴尾。白色的、粉色的尾巴,蓬松的绒毛在黑屋顶上一闪、又一闪。很多很多的野蜜蜂,呜呜啊啊

很舒服的感觉。

母亲是乡间美食家,她用薄荷能做出许多独特的吃食来。母亲掐了绿薄荷的茎叶,榨了汁儿,除了做薄荷凉粉外,她还会做薄荷豆腐、薄荷糕、薄荷粉皮,那种晶莹剔透的绿看着都很舒服,吃起来清爽怡神,疏风散热,甭提多美气了。

有时,我们在村旁的小河里摸来了不少鱼儿,母亲还给我们做薄荷杂鱼汤,她到菜园子的角落寻来一把鲜嫩的薄荷,出锅之前撤进去除腥提鲜,那白亮亮的汤汁,经过了碧绿的薄荷叶映衬,色加醒目,及至入口鲜香之中透出薄荷的清香与微凉,特别爽口生津。

我发现,狸猫喜欢在秋天,在午后没人的时候在屋头上嫁女。

所有的瓦松都在尾巴上戴花。看,瓦松在摇它的尾巴尾。白色的、粉色的尾巴,蓬松的绒毛在黑屋顶上一闪、又一闪。很多很多的野蜜蜂,呜呜啊啊

很舒服的感觉。

母亲是乡间美食家,她用薄荷能做出许多独特的吃食来。母亲掐了绿薄荷的茎叶,榨了汁儿,除了做薄荷凉粉外,她还会做薄荷豆腐、薄荷糕、薄荷粉皮,那种晶莹剔透的绿看着都很舒服,吃起来清爽怡神,疏风散热,甭提多美气了。

有时,我们在村旁的小河里摸来了不少鱼儿,母亲还给我们做薄荷杂鱼汤,她到菜园子的角落寻来一把鲜嫩的薄荷,出锅之前撤进去除腥提鲜,那白亮亮的汤汁,经过了碧绿的薄荷叶映衬,色加醒目,及至入口鲜香之中透出薄荷的清香与微凉,特别爽口生津。

我发现,狸猫喜欢在秋天,在午后没人的时候在屋头上嫁女。

所有的瓦松都在尾巴上戴花。看,瓦松在摇它的尾巴尾。白色的、粉色的尾巴,蓬松的绒毛在黑屋顶上一闪、又一闪。很多很多的野蜜蜂,呜呜啊啊

很舒服的感觉。

母亲是乡间美食家,她用薄荷能做出许多独特的吃食来。母亲掐了绿薄荷的茎叶,榨了汁儿,除了做薄荷凉粉外,她还会做薄荷豆腐、薄荷糕、薄荷粉皮,那种晶莹剔透的绿看着都很舒服,吃起来清爽怡神,疏风散热,甭提多美气了。

有时,我们在村旁的小河里摸来了不少鱼儿,母亲还给我们做薄荷杂鱼汤,她到菜园子的角落寻来一把鲜嫩的薄荷,出锅之前撤进去除腥提鲜,那白亮亮的汤汁,经过了碧绿的薄荷叶映衬,色加醒目,及至入口鲜香之中透出薄荷的清香与微凉,特别爽口生津。

我发现,狸猫喜欢在秋天,在午后没人的时候在屋头上嫁女。

所有的瓦松都在尾巴上戴花。看,瓦松在摇它的尾巴尾。白色的、粉色的尾巴,蓬松的绒毛在黑屋顶上一闪、又一闪。很多很多的野蜜蜂,呜呜啊啊

很舒服的感觉。

母亲是乡间美食家,她用薄荷能做出许多独特的吃食来。母亲掐了绿薄荷的茎叶,榨了汁儿,除了做薄荷凉粉外,她还会做薄荷豆腐、薄荷糕、薄荷粉皮,那种晶莹剔透的绿看着都很舒服,吃起来清爽怡神,疏风散热,甭提多美气了。

有时,我们在村旁的小河里摸来了不少鱼儿,母亲还给我们做薄荷杂鱼汤,她到菜园子的角落寻来一把鲜嫩的薄荷,出锅之前撤进去除腥提鲜,那白亮亮的汤汁,经过了碧绿的薄荷叶映衬,色加醒目,及至入口鲜香之中透出薄荷的清香与微凉,特别爽口生津。

我发现,狸猫喜欢在秋天,在午后没人的时候在屋头上嫁女。

所有的瓦松都在尾巴上戴花。看,瓦松在摇它的尾巴尾。白色的、粉色的尾巴,蓬松的绒毛在黑屋顶上一闪、又一闪。很多很多的野蜜蜂,呜呜啊啊

很舒服的感觉。

母亲是乡间美食家,她用薄荷能做出许多独特的吃食来。母亲掐了绿薄荷的茎叶,榨了汁儿,除了做薄荷凉粉外,她还会做薄荷豆腐、薄荷糕、薄荷粉皮,那种晶莹剔透的绿看着都很舒服,吃起来清爽怡神,疏风散热,甭提多美气了。

有时,我们在村旁的小河里摸来了不少鱼儿,母亲还给我们做薄荷杂鱼汤,她到菜园子的角落寻来一把鲜嫩的薄荷,出锅之前撤进去除腥提鲜,那白亮亮的汤汁,经过了碧绿的薄荷叶映衬,色加醒目,及至入口鲜香之中透出薄荷的清香与微凉,特别爽口生津。

我发现,狸猫喜欢在秋天,在午后没人的时候在屋头上嫁女。

所有的瓦松都在尾巴上戴花。看,瓦松在摇它的尾巴尾。白色的、粉色的尾巴,蓬松的绒毛在黑屋顶上一闪、又一闪。很多很多的野蜜蜂,呜呜啊啊

很舒服的感觉。

母亲是乡间美食家,她用薄荷能做出许多独特的吃食来。母亲掐了绿薄荷的茎叶,榨了汁儿,除了做薄荷凉粉外,她还会做薄荷豆腐、薄荷糕、薄荷粉皮,那种晶莹剔透的绿看着都很舒服,吃起来清爽怡神,疏风散热,甭提多美气了。

有时,我们在村旁的小河里摸来了不少鱼儿,母亲还给我们做薄荷杂鱼汤,她到菜园子的角落寻来一把鲜嫩的薄荷,出锅之前撤进去除腥提鲜,那白亮亮的汤汁,经过了碧绿的薄荷叶映衬,色加醒目,及至入口鲜香之中透出薄荷的清香与微凉,特别爽口生津。

我发现,狸猫喜欢在秋天,在午后没人的时候在屋头上嫁女。

所有的瓦松都在尾巴上戴花。看,瓦松在摇它的尾巴尾。白色的、粉色的尾巴,蓬松的绒毛在黑屋顶上一闪、又一闪。很多很多的野蜜蜂,呜呜啊啊

很舒服的感觉。

母亲是乡间美食家,她用薄荷能做出许多独特的吃食来。母亲掐了绿薄荷的茎叶,榨了汁儿,除了做薄荷凉粉外,她还会做薄荷豆腐、薄荷糕、薄荷粉皮,那种晶莹剔透的绿看着都很舒服,吃起来清爽怡神,疏风散热,甭提多美气了。

有时,我们在村旁的小河里摸来了不少鱼儿,母亲还给我们做薄荷杂鱼汤,她到菜园子的角落寻来一把鲜嫩的薄荷,出锅之前撤进去除腥提鲜,那白亮亮的汤汁,经过了碧绿的薄荷叶映衬,色加醒目,及至入口鲜香之中透出薄荷的清香与微凉,特别爽口生津。

我发现,狸猫喜欢在秋天,在午后没人的时候在屋头上嫁女。

所有的瓦松都在尾巴上戴花。看,瓦松在摇它的尾巴尾。白色的、粉色的尾巴,蓬松的绒毛在黑屋顶上一闪、又一闪。很多很多的野蜜蜂,呜呜啊啊

很舒服的感觉。

母亲是乡间美食家,她用薄荷能做出许多独特的吃食来。母亲掐了绿薄荷的茎叶,榨了汁儿,除了做薄荷凉粉外,她还会做薄荷豆腐、薄荷糕、薄荷粉皮,那种晶莹剔透的绿看着都很舒服,吃起来清爽怡神,疏风散热,甭提多美气了。

有时,我们在村旁的小河里摸来了不少鱼儿,母亲还给我们做薄荷杂鱼汤,她到菜园子的角落寻来一把鲜嫩的薄荷,出锅之前撤进去除腥提鲜,那白亮亮的汤汁,经过了碧绿的薄荷叶映衬,色加醒目,及至入口鲜香之中透出薄荷的清香与微凉,特别爽口生津。

我发现,狸猫喜欢在秋天,在午后没人的时候在屋头上嫁女。

所有的瓦松都在尾巴上戴花。看,瓦松在摇它的尾巴尾。白色的、粉色的尾巴,蓬松的绒毛在黑屋顶上一闪、又一闪。很多很多的野蜜蜂,呜呜啊啊

很舒服的感觉。

母亲是乡间美食家,她用薄荷能做出许多独特的吃食来。母亲掐了绿薄荷的茎叶,榨了汁儿,除了做薄荷凉粉外,她还会做薄荷豆腐、薄荷糕、薄荷粉皮,那种晶莹剔透的绿看着都很舒服,吃起来清爽怡神,疏风散热,甭提多美气了。

有时,我们在村旁的小河里摸来了不少鱼儿,母亲还给我们做薄荷杂鱼汤,她到菜园子的角落寻来一把鲜嫩的薄荷,出锅之前撤进去除腥提鲜,那白亮亮的汤汁,经过了碧绿的薄荷叶映衬,色加醒目,及至入口鲜香之中透出薄荷的清香与微凉,特别爽口生津。

我发现,狸猫喜欢在秋天,在午后没人的时候在屋头上嫁女。

所有的瓦松都在尾巴上戴花。看,瓦松在摇它的尾巴尾。白色的、粉色的尾巴,蓬松的绒毛在黑屋顶上一闪、又一闪。很多很多的野蜜蜂,呜呜啊啊

很舒服的感觉。

母亲是乡间美食家,她用薄荷能做出许多独特的吃食来。母亲掐了绿薄荷的茎叶,榨了汁儿,除了做薄荷凉粉外,她还会做薄荷豆腐、薄荷糕、薄荷粉皮,那种晶莹剔透的绿看着都很舒服,吃起来清爽怡神,疏风散热,甭提多美气了。

有时,我们在村旁的小河里摸来了不少鱼儿,母亲还给我们做薄荷杂鱼汤,她到菜园子的角落寻来一把鲜嫩的薄荷,出锅之前撤进去除腥提鲜,那白亮亮的汤汁,经过了碧绿的薄荷叶映衬,色加醒目,及至入口鲜香之中透出薄荷的清香与微凉,特别爽口生津。

我发现,狸猫喜欢在秋天,在午后没人的时候在屋头上嫁女。

所有的瓦松都在尾巴上戴花。看,瓦松在摇它的尾巴尾。白色的、粉色的尾巴,蓬松的绒毛在黑屋顶上一闪、又一闪。很多很多的野蜜蜂,呜呜啊啊

很舒服的感觉。

母亲是乡间美食家,她用薄荷能做出许多独特的吃食来。母亲掐了绿薄荷的茎叶,榨了汁儿,除了做薄荷凉粉外,她还会做薄荷豆腐、薄荷糕、薄荷粉皮,那种晶莹剔透的绿看着都很舒服,吃起来清爽怡神,疏风散热,甭提多美气了。

有时,我们在村旁的小河里摸来了不少鱼儿,母亲还给我们做薄荷杂鱼汤,她到菜园子的角落寻来一把鲜嫩的薄荷,出锅之前撤进去除腥提鲜,那白亮亮的汤汁,经过了碧绿的薄荷叶映衬,色加醒目,及至入口鲜香之中透出薄荷的清香与微凉,特别爽口生津。

我发现,狸猫喜欢在秋天,在午后没人的时候在屋头上嫁女。

所有的瓦松都在尾巴上戴花。看,瓦松在摇它的尾巴尾。白色的、粉色的尾巴,蓬松的绒毛在黑屋顶上一闪、又一闪。很多很多的野蜜蜂,呜呜啊啊

很舒服的感觉。

母亲是乡间美食家,她用薄荷能做出许多独特的吃食来。母亲掐了绿薄荷的茎叶,榨了汁儿,除了做薄荷凉粉外,她还会做薄荷豆腐、薄荷糕、薄荷粉皮,那种晶莹剔透的绿看着都很舒服,吃起来清爽怡神,疏风散热,甭提多美气了。

有时,我们在村旁的小河里摸来了不少鱼儿,母亲还给我们做薄荷杂鱼汤,她到菜园子的角落寻来一把鲜嫩的薄荷,出锅之前撤进去除腥提鲜,那白亮亮的汤汁,经过了碧绿的薄荷叶映衬,色加醒目,及至入口鲜香之中透出薄荷的清香与微凉,特别爽口生津。

我发现,狸猫喜欢在秋天,在午后没人的时候在屋头上嫁女。

所有的瓦松都在尾巴上戴花。看,瓦松在摇它的尾巴尾。白色的、粉色的尾巴,蓬松的绒毛在黑屋顶上一闪、又一闪。很多很多的野蜜蜂,呜呜啊啊

很舒服的感觉。

母亲是乡间美食家,她用薄荷能做出许多独特的吃食来。母亲掐了绿薄荷的茎叶,榨了汁儿,除了做薄荷凉粉外,她还会做薄荷豆腐、薄荷糕、薄荷粉皮,那种晶莹剔透的绿看着都很舒服,吃起来清爽怡神,疏风散热,甭提多美气了。

有时,我们在村旁的小河里摸来了不少鱼儿,母亲还给我们做薄荷杂鱼汤,她到菜园子的角落寻来一把鲜嫩的薄荷,出锅之前撤进去除腥提鲜,那白亮亮的汤汁,经过了碧绿的薄荷叶映衬,色加醒目,及至入口鲜香之中透出薄荷的清香与微凉,特别爽口生津。

我发现,狸猫喜欢在秋天,在午后没人的时候在屋头上嫁女。

所有的瓦松都在尾巴上戴花。看,瓦松在摇它的尾巴尾。白色的、粉色的尾巴,蓬松的绒毛在黑屋顶上一闪、又一闪。很多很多的野蜜蜂,呜呜啊啊

很舒服的感觉。

母亲是乡间美食家,她用薄荷能做出许多独特的吃食来。母亲掐了绿薄荷的茎叶,榨了汁儿,除了做薄荷凉粉外,她还会做薄荷豆腐、薄荷糕、薄荷粉皮,那种晶莹剔透的绿看着都很舒服,吃起来清爽怡神,疏风散热,甭提多美气了。

有时,我们在村旁的小河里摸来了不少鱼儿,母亲还给我们做薄荷杂鱼汤,她到菜园子的角落寻来一把鲜嫩的薄荷,出锅之前撤进去除腥提鲜,那白亮亮的汤汁,经过了碧绿的薄荷叶映衬,色加醒目,及至入口鲜香之中透出薄荷的清香与微凉,特别爽口生津。

我发现,狸猫喜欢在秋天,在午后没人的时候在屋头上嫁女。

所有的瓦松都在尾巴上戴花。看,瓦松在摇它的尾巴尾。白色的、粉色的尾巴,蓬松的绒毛在黑屋顶上一闪、又一闪。很多很多的野蜜蜂,呜呜啊啊

很舒服的感觉。

母亲是乡间美食家,她用薄荷能做出许多独特的吃食来。母亲掐了绿薄荷的茎叶,榨了汁儿,除了做薄荷凉粉外,她还会做薄荷豆腐、薄荷糕、薄荷粉皮,那种晶莹剔透的绿看着都很舒服,吃起来清爽怡神,疏风散热,甭提多美气了。

有时,我们在村旁的小河里摸来了不少鱼儿,母亲还给我们做薄荷杂鱼汤,她到菜园子的角落寻来一把鲜嫩的薄荷,出锅之前撤进去除腥提鲜,那白亮亮的汤汁,经过了碧绿的薄荷叶映衬,色加醒目,及至入口鲜香之中透出薄荷的清香与微凉,特别爽口生津。